

琴台客聚

台灣「大陸文學大系」風波(上)

柏楊的《家園》回憶錄，是寫他一九四九年赴台、四十年後（一九八八年）第一次踏足中國大陸的經歷和感受。其中兩章《大陸文學大系》和《捐門檻》的內容與筆者有關。事緣早年（上溯一九八七年），柏楊有一次來港，談起大陸開放後，湧現一群新銳的作家，台灣讀者譁然如深，所以他表示要主編一套大陸文學叢書，並希望我協助代組稿。柏楊在《大陸文學大系》一節寫道：「（一九八七）三月，我去香港參加香港電台主辦的讀書節頒獎典禮，和作家彥火先生晤面，我告訴他我的構想，當時，海峽兩岸還沒有解凍，但暖和的氣息，已開始擴散，我有志在臺灣一系列介紹大陸作家的作品，使大陸作家能在台灣家喻戶曉，作品能在台灣流傳，並藉着台灣精緻的印刷，更進入海外華文市場。但我對大陸文壇毫不熟悉，三零年代作家當然有印象，四零年代以後作家因兩岸徹底隔絕緣故，連姓名都不知道。所以我拜託彥火先生義務幫忙：作家名單及作品，統由他決定，他初步遴選十二位作家（包括一位詩人），每人作品一冊，共十二冊（包括詩集一冊），稿酬每冊港幣一千五百元。彥火先生對大陸作家在臺灣市場情形，略有所聞，詢問我是不是有出版社委託我辦這件事，當他聽說只是我個人的計劃時，深為擔心，但仍被我說服。」

之，出這套書有政治風險。此其一。還有台灣讀者是否對內地作家作品感興趣，市場未卜。此是其二。在柏楊的盛情要求下，我最後答應為其組稿。我後來通過內地作家陳建功兄的協助，組成了十二部稿，包括莫言、王安憶、劉心武、鄭萬隆、余華、賈平凹、舒婷、馮浩、陳建功、張承志、格非等。中國大陸開放後，十二位內地新銳作家的選集，嚴格來說並不是什麼「大陸文學大系」，充其量是一套小型叢書而已。反而在出版過程中很不順利。據柏楊後來憶述：「半年之後，十二位作家的十二冊稿件寄到台北，我送給遠流出版公司總經理王榮文先生，特別聲明，第一、我同意不署名主編，他可以用任何人主編，只要能幫助推銷；第二、他除了直接付香港彥火先生所轉付的稿酬之外，我不收一文酬勞。但仍不能使王榮文動心，兩個月後，他問我是不是可以轉介新地出版社，我說當然可以。結果新地出版社把稿件退給遠流。我只好多複印一份，分別再向駿馬出版公司總經理林明珠女士、林白出版公司總經理林佛兒先生推薦。最後，林佛兒勉強接受，他認為十二冊不能一次出齊，準備一個月出兩冊，使資金的壓力得以平均分配，但必須由我擔任主編，並付我每冊新台幣五千元主編費，十二冊六萬元，那時新台幣還沒有升值，約合美金兩千一百元，我很高興擔任主編，但不接受一分一毫報酬。這十二冊書定名《中國大陸作家文學大系》，當我啟程前往大陸時，已出版八冊。」

（柏楊誕辰一百周年之五）

爽姐私語

「限聚令」大家把所有僅餘的活動都取消了，無所謂，反正在家搞東搞西，日子不難過，很開心最近迷上了一個劇集，且愛上了劇中演男花旦的演員尹正，這部是于正繼《延禧攻略》之後再令觀眾神魂的劇集，主要演員有黃曉明、尹正和余詩曼（阿余）的《鬚邊不是海棠紅》，黃曉明的民國富豪是有識之士，且愛國愛家，妻子余詩曼娘家富有，扶助丈夫事業發展。黃曉明是京劇角兒，但從小分離，他應該是受母親的影響，內心一直對京劇有着情結，也因此讓他遇上性格鮮活，敢愛敢做，對京劇矢志不渝的花旦尹正，兩人成為好朋友，黃且一力襄助他的戲班發展。第一次看尹正的演出，他的花旦扮相靚極了，於是不少觀眾立刻想到張國榮，又想到張國榮的《霸王別姬》，開始的時候大家也會拿來比較，又有朋友說尹正上了花旦妝好靚，不過回到現實，他的樣子因為兩頰略脹，襯一張櫻桃小嘴，像個師奶。我也有同感，不過我愈看愈集中看他的演技，且特別留意看他回復男兒身時的表現，因為演花旦的很容易稍不留神便過了界，很「姬」的模樣和動靜；但尹正拿捏得很好，而且回復男



劇中的幾位主要演員合照。 作者供圖

路地觀察

網上教學趣事

隨着老師愈來愈上手，父母愈來愈麻木，網上教學又踏進新階段。隨之而來，孩子也愈來愈懂要科技上的小聰明，有朋友的孩子在老師直播期間，走開了——不只是走開一會兒，而是去淋浴。媽媽發現電腦中的老師在呼喊，驚覺孩子的膽子愈來愈大。高小的孩子感覺到復課無異，交功課也愈來愈不準時，也難怪——這段日子沒有實體的上課規律訓練，學生定更加懶散，老師變得遙不可及，家長也不可能代替老師的功能角色。低小的學生也不比高小適應力低。朋友的女兒要用視像會議上體育課，老師點名後，要大家一起跳動，再度心跳。朋友親眼看着孩子在沒有人指導和教授之下，關了筆記電腦的鏡頭。她本想開口問她為何懂得關鏡頭，怎料看到螢幕一格一格學生視像都轉黑，如關燈一樣，場面壯觀。老師叫大家開鏡頭

做運動，就只剩味高峰的笑聲，媽媽也不知道好氣還是好笑。和其他家長私下比較，每一間學校的風格也不同。我們一個星期的功課，可以等於人家學校的一天功課量。本來覺得又教功課又要改功課已感吃力的太太，立刻不敢再抱怨。孩子的小學簡簡單單，我們最滿意數學科，用簡報教書和對答案。孩子可以自己看，也可以自己根據「答案」的簡報去批改自己的功課。其他就是網上功課，可以直接發答案給老師，省了父母的時間。另一氣憤的家長說，她的學校每一科用不同平台，完全給老師自由，最後卻苦了學生和家長——每天要周遊五個平台。一天班主任打電話來，說其兒子沒有交功課，她憤然逐一上每一個平台，列出遞交功課的時間。班主任才發現是不同平台之亂，氣得媽媽噴火。如今的網上教學，完全都把我们扯進新的教學世代了。

大地遊走

中國四大河流行：黑龍江篇盤錦之四

看過震撼人心的赤彩之海——紅海灘；紅海灘對面已有千千萬萬個好朋友在向我熱烈揮手，熱情怎能推卻？我數個箭步就投入好友們的懷抱，大家激情擁個滿懷……

我的好朋友身體細細長長，皮膚柔順光滑；她喜歡站立，只有在微風拂來時才躬躬身，然後又挺直腰桿；隨着時光流轉，她的身體呈現不同色彩：嫩綠、翠綠、碧綠、綠中帶黃、金黃；最後，她為人類奉獻她的身體，供給人們營養和熱能——她是誰？她就是我們中國人最喜歡的稻米！盤錦大米是此地特產，更是享譽全國的優質產品。1907年，盤錦開始種植水稻；1928年，張學良將軍在此地創辦水科，開創東北地區水稻生產機械化先河；1949年，政府大規模墾荒造田，興修水利，改良土壤；1966年，大批知識青年到此地，大力推動水稻種植技術；2008年，盤錦大米成為當年奧運會運動員的專用美食。盤錦有着168萬畝稻田，年產量達100多萬噸。盤錦大米飽滿而富光澤，如珠似玉，蒸煮後的米飯黏軟滑膩，清香可口。朋友問：「盤錦大米真的好吃嗎？」我說：「百分百好吃！」我有幸在盤錦吃過一頓盤錦大米飯，更得小館子服務員窩心招待，教授我吃盤錦大米飯大法：吃此米飯最理想的下飯菜是蒜苗炒肉絲：先吃一口米飯，讓米飯佔據整個口腔，慢慢咀

嚼，米飯先滲出清香，待米飯在口裡嚼成糜漿，那您滿嘴都會是大米的香甜甜蜜；把第一口米飯吞下去後，請定神一分鐘，把這甜蜜的米香銘刻在心；接着，把三數條切成段的蒜苗和兩條肉絲，加上一大口米飯放進嘴裡，絲絲的蒜苗菜香，濃濃的肉香味，加上盤錦大米溫婉的澱粉香，3種味覺，3種口感在嘴巴裡錯落有致，令人凝目神定；享受過6種感覺後，請稍等片刻；最後再補上一口沒有菜肉的白米飯，再次享受盤錦大米的綿密可口，淡然樸實。吃過盤錦大米飯，如今站在盤錦那廣闊無垠的稻田旁，一簇簇結實圓潤的稻穗把細細長長的稻桿幾乎壓倒在地，和風吹來，稻花香遍這金海灘；而我，就像一個瘋子般跑進稻田裡，我要親親這養育了我千萬好友的富饒大地，我要抱抱這為人類貢獻營養和熱能的摯誠好友，我要鏗然有聲對這地處東北的盤錦大地說：「我愛您！」



廣闊無垠的盤錦金海灘！ 作者供圖

百家廊

袁星

吃罷晚飯，突然有些睏倦，我早早上床，準備睡覺。躺下沒幾分鐘，小兒子照順就嗚哇嗚哇鬧嚷開了，燕子掠飛的影像和「堂前燕」三字，也在這時難分先後闖上心頭。

照順的吵嚷聲，在被他媽媽抱起的瞬間暫停。在接下來的一個多小時裡，哭鬧聲、嬉笑聲又斷續交替，直至他入睡。小家伙雖然不消停，但他媽媽哄着，我可以繼續躺着，漫無邊際地安排着、等待着自已的「覺」。

家燕掠飛的影像，又像是憑空快速劃過的數道痕跡，清晰而簡潔，就如隨意勾勒的一筆筆、一抹抹，在閉着的眼簾內，一次次無規則穿過，無聲無息地，也無啥驚艷的姿色。與影像相伴的，是三個更加清晰的字——「堂前燕」。唯一與我的經歷印證上的解釋，就是「堂屋前的燕子」。

「堂前燕」，釋義為「堂屋前的燕子」，是符合我的個人邏輯的。我的老家在山區農村，最初，村裡家家戶戶都住在其某處草房或瓦房裡。無論有無配房和院牆，每家有一個主屋，多的三五間，少的兩三間，均坐北朝南，是為「堂屋」。主屋正對門的那一兩間地方，乃廳堂之屬，是待客之處。這個地方，無遮擋，光照好，也最是亮堂。其上的房樑柱，常有家燕築巢，用以棲息、繁衍。故而，最貼合我生活的「堂前燕」，就是那些「堂屋前的燕子」，即「家燕」。只是，這樣的解釋並不確切。

「堂前燕」，出自唐代詩人劉禹錫的《烏衣巷》。朱雀橋邊野草花，烏衣巷口夕陽斜。舊時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。這首詩是劉禹錫的代表作之一，是其所作懷古組詩《金陵五題》中的一首。此詩巧妙地以「堂前燕」作為「見證者」，將舊時烏衣巷的繁華和眼前的「野草花」、「夕陽斜」、「百姓家」進行對比，用「堂前燕」把歷史和現實聯繫起來，撫今弔古，慨嘆滄海桑田，人生多變。以一首看似詞句淺顯的《烏衣巷》，引導人們去思考時代和社會的發展變化，世事變遷，意蘊深刻。

由於詩句中的「堂前燕」與「舊時王謝」一併出現，「堂前燕」就不能單純地解釋為「堂屋前的燕子」了，而應解釋為「棲息在高大廳堂的簷樑之上的燕子」。畢竟，王導和謝安都是東晉時期的大政治家，都乃顯赫權貴家族之人。而烏衣巷，東吳時是都城建鄴禁軍的營房所在地，因當時士兵所着黑色服裝，故而得名「烏衣」之名。至東晉時，巷內華宅高第，鱗次櫛比，已為朝廷達官貴人的居住區。故而，其「堂」，自然非我小時候農村老家的那些「堂屋」之「堂」能比。不過，拋卻這些差別，把「堂前燕」解釋為「家中的燕子」或家燕，更易於理解。事實上，堂前燕，就是不同時代的「家中的燕子」、「家燕」。

劉禹錫的「堂前燕」，跟突然闖到我心頭的「堂前燕」，所承載的內容和印跡，顯然是不同的。我家的堂前燕，是普通百姓家的那種「家燕」。照順的聲音，在夜晚的房間內，被無形放大。我的翻倦，還有早入睡覺的想法，被一聲聲喚沒了！思緒，陷入到有關「堂前燕」的情感糾纏中。七、八歲時，家燕對我來說，就是一個「另類」的存在。牠們不像其它鳥雀，似乎永遠不知疲倦，一直在「飛」。很少見牠們像麻雀、喜鵲那樣，蹲到樹枝上，或者牆頭上休息。偶爾，只是偶爾，可以碰到蹲在電線上的燕子，或者站在房脊上的燕子，但短短幾分鐘後，或者受到一點點驚嚇，一群燕子就呼啦啦飛走了！飛起來的燕子，又像是停不下來了，一直在低空穿梭着飛。燕子的巢，也與其它鳥的巢迥異，是泥坭築成的，且多是直接鑽進家宅中的房簷下或房樑上築巢，好像從不怕人。不過，家燕在那時的我看來，就是個一直「飛」的存在。雖然牠們的羽毛順滑油亮，飛行的動作迅捷，飛行的姿態優美，長得很乖巧，但根本就觸摸不到，十足的「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」。

夏天，燥熱陰雨時，燕子在周邊的坡嶺上低飛，低時不及小孩高。那種高度，是孩子們們的勢力範圍，一次次滿懷期待地跑到山嶺上，在燕群翻飛的地方停下，即便真遇有幾隻燕子從身旁一兩米遠處飛過，也是眨眼之間的事，無法抓到一二。

那時，想捉幾隻燕子養着玩，只是幻想。等長到有本事掏燕子窩的年齡，大人們又看護着，不讓掏。再後來，知道燕子是益鳥，打心底裡有了保護的念頭，就不可能再去掏牠們的巢了。在農村老家那邊，鄉親們有種看似「迷信」的說法，大抵是鄉家中有人燕子築巢，就預示着誰家人丁興旺，福祿多多。出於對燕子的喜歡，那時若有燕子飛到我家，特別是鑽入堂屋裡尋覓築巢之處時，我就異常興奮。猶記得，放學在家時，有幾次，親眼見到燕子飛進我家的堂屋中，停下來左瞅右瞅，找尋築巢之所。

當然，也有極少數鄉親，不讓燕子在家裡築巢。認為繁殖期時，小燕子們總是把鳥糞排得到處都是。母親受此影響，老是想把到我家築巢的燕子攆走。不過，有那麼兩、三年，燕子還是在我家築巢了，還見牠們繁育過幾窩小燕子。大燕子銜回食物時，一整窩小燕子噉噉喳喳、探頭探腦的情形，打破靜寂，引發「騷動」，一陣陣的，挺有意思。近幾年，老家蜂場的規模擴大後，我對燕子的那種喜歡，就變味了。特別是那次，一群燕子，得二、三十隻吧，在蜂場上空十幾米高的地方穿梭着、飛翔着、盤旋着，把蜜蜂當成了美味的果腹食物，在蜂場上空編織起數層捕殺網，令整個蜂場損失慘重！從那一刻起，燕子在我的心目中，頃刻間形象盡毀，成了不受待見的一種鳥，一種「惡鳥」。

劉禹錫的「堂前燕」，是有其需要的。社會的變遷，需要堂前燕去「見證」和串聯。我生活中的「堂前燕」，沒背負那麼大的「使命」，卻是令我愛恨交加的！喜歡牠，卻又不得不提防着牠，遠離着牠。至少，在某些情況下是這樣的！照順和他媽都睡着了，夜色中，有了那麼一絲絲若有若無的鼾聲。我無心分辨，心頭上的那些「堂前燕」，卻還沒停下來，趁着尚未入睡這段時間，以各種姿態，一直在時而清晰時而朦朧的迅捷地「飛」着！飛着！

對於自然而言，人類是闖入者和破壞者。儘管，正在全世界範圍內形成巨大災難的新冠肺炎疫情，尚未查明病毒來源，但停止捕殺和食用野生動物，已是人類共識。人類與自然相處數千年，早已摸索出彼此長久相處之道。但人類予取予求的貪婪本性，不斷在打破生態平衡。大面積消失的熱帶雨林，大幅度瀕危消亡的物種，高頻率出現的極端氣象，都在不斷敲響警鐘。這次為着抗疫，很多人被迫禁足家中長達數月，野外的植物得以自由生長，不受驚擾的動物得以自由出沒，是人類和自然相處邊界此消彼長的有力佐證。

水過留痕

心急吃不了熱豆腐

韓國樂壇成功將 K-Pop 唱跳為主流的男女團組合推上國際舞台，在國際演藝界佔有重要席位；過去的兩、三年裡，中國演藝圈都希望打造出自己的 K-Pop 男女團組合，故此內地的電視台、演藝製作公司爭相主辦製作選秀節目，競爭或打對台的情況是日益熾烈，可熱鬧了！

不過，內地不少演藝製作人說：「目前仍不是時候啊！」他們直指唱跳組合最重要的是要有大量的舞台現場與粉絲互動，及有持續性的打歌節目等等配套的，然而內地演藝圈的選秀產業一直發展不起來的原因，重點是根本沒有完整的「產業鏈」，加上人為營運心態和客觀環境等種種因素存在，這事要成功，談何容易呀！

首先，投資方及經理人公司經常「心急」推動旗下演藝人亮相各種綜藝、演戲等項目，說到底選秀節目的本質選的不是優秀的唱跳藝人出道，而是選人氣最高的，待在節目中累積人氣後捧成高流量的演藝人，所以這些高流量的「明星」被「榨乾」了價值，只有對自己有規劃的練習生，才會有意識提升自己的才藝，令演藝事業走得更遠，事實告訴他們指望公司再「出力」培訓，那是「想多」了吧。再者，內地的男女團組合壽命約有兩、三年，還沒等訓練好團隊都多被解散了，組成員又各有各要的「名成利就」心思，如何能表現出應有的「團魂」！？站在投資方的角度更明顯，就是將組合閉門訓練半年時間好了，是對營運收益的極大「浪費」，還是讓公司先「撈一筆」為上策呢，因為計劃往往趕不上變化萬千的演藝潮流。

君不見內地的電視台、演藝製作公司坐落天南海北、市場發展也要把不少客觀條件的限制考慮進去，要產業鏈「蛻變」還有漫長路，所謂「飯要一口一口地吃，心急是吃不了熱豆腐的」。

堂前燕

劉禹錫

朱雀橋邊野草花，烏衣巷口夕陽斜。舊時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。

鯨落南海

趙鵬飛

這個月初，中科院發佈南海科考成果，有一件事情引起了外界的關注：科學家首次在南海發現了鯨落。在人類已知的描述中，鯨落凄美悲壯。一頭生命自然終結的鯨魚，緩緩沉入大海，整個墜落的時間，會超過15年。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，生前身軀龐大的鯨魚，成為其它魚類和海底生物異常豐富的食物來源。一鯨落，萬物生。一條鯨魚隕落，成千上百種海洋生命，得以覓到一處生存綠洲，繁衍新生。何謂生滅，此生此滅。這也是大自然新陳代謝循環而生，最該有的樣子。很可惜，國際科學界到現在為止，發現的現代自然鯨落，不會超過50個。南海發現的這次鯨落，也是中國科學家第一次觀察到。因為有更多的鯨魚，遭到人類捕殺而死亡於非命。這其中，島國日本對於鯨魚的殺戮最廣為人知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捕撈業發達的日本，曾一度將鯨魚作為主要肉類食材。有文獻資料顯示，上個世紀60年代日本捕鯨達到高峰，每年捕鯨鯊魚多達2萬頭左右。1982年，國際捕鯨委員會通過一項全面暫停商業捕鯨的公約。但是好景不長，以「科學研究為目的」的捕鯨得到了允許。日本藉此又開始大肆捕殺鯨魚。2009年美國攝影師路易·賽侯尤斯冒着生命危險，拍攝了一部名為《血色海灣》的紀錄片。這部紀錄片講述的是日本和歌山縣東牟婁郡太地町的漁民，驅鯨捕殺海豚的經過。片中血腥的鏡頭和翔實的數據，揭露了日本捕鯨業的殘忍。紀錄片公映後，斬獲了包括2010年第82屆奧斯卡金像獎「最佳紀錄片」在內的多個國際紀錄片獎。這部在全世界範圍內引起廣泛關注和支持的紀錄片，在日本上映卻屢屢遭到各種阻撓和詆毀。不僅如此，日本對鯨魚肆無忌憚的捕殺，還引發了澳洲和新西蘭等南太平洋國家的強烈反對。2010年5月，澳洲甚至在國際法庭對日本提起訴訟，指稱日本以科學研究為幌子，實施商業的捕鯨活動。2014年3月，國際法庭作出的判決裁定：日本捕鯨並非以科學研究為目的，並責令日本停止捕鯨計劃。2018年12月26日，日本乾脆撕下偽裝，宣佈退出國際捕鯨委員會，明目張膽地繼續對鯨魚進行捕殺。對於日本的捕鯨業，以及由此而衍生出來的捕鯨文化，我一直不能理解。富裕程度全球居於前列，從鯨魚身上獲得的經濟收益，與其發達的工業相比，早已微乎其微，但仍然癡迷於對鯨魚的捕殺，難免會讓人懷疑其民族的劣根

性。在歷史上，捕鯨從業者曾經引以為豪的是，在人類對地球認知不多時，捕鯨業者乘風破浪的航海壯舉，為人類發現了一處又一處尚未開發的陸地。現在，秘境這個詞，更多的只是一種營造氣氛的文藝腔調。隨着人類食物鏈的空前豐富，和鯨魚的數量臨界瀕危，捕鯨業早該塵封歷史壽終正寢。

對於自然而言，人類是闖入者和破壞者。儘管，正在全世界範圍內形成巨大災難的新冠肺炎疫情，尚未查明病毒來源，但停止捕殺和食用野生動物，已是人類共識。人類與自然相處數千年，早已摸索出彼此長久相處之道。但人類予取予求的貪婪本性，不斷在打破生態平衡。大面積消失的熱帶雨林，大幅度瀕危消亡的物種，高頻率出現的極端氣象，都在不斷敲響警鐘。這次為着抗疫，很多人被迫禁足家中長達數月，野外的植物得以自由生長，不受驚擾的動物得以自由出沒，是人類和自然相處邊界此消彼長的有力佐證。

凡事皆有度，萬物生發亦有其必須遵從的規律。中國政府之所以將生態文明擺在空前重要的地位，正是基於過往失衡發展的慘痛教訓。但願世界各國，都能藉着這次疫情，充分意識到，遵從自然，敬畏生態，才是人類自我救贖的根本。